

全本

二十四史

梁周北
书书史
北南隋
齐书史书



周 书 目 录

周书卷一	帝纪第一	(1)
周书卷二	帝纪第二	(4)
周书卷三	帝纪第三	(8)
周书卷四	帝纪第四	(9)
周书卷五	帝纪第五	(11)
周书卷六	帝纪第六	(17)
周书卷七	帝纪第七	(22)
周书卷八	帝纪第八	(25)
周书卷九	列传第一	(26)
周书卷十	列传第二	(28)
周书卷十一	列传第三	(30)
周书卷十二	列传第四	(34)
周书卷十三	列传第五	(37)
周书卷十四	列传第六	(39)
周书卷十五	列传第七	(42)
周书卷十六	列传第八	(46)
周书卷十七	列传第九	(49)
周书卷十八	列传第十	(51)
周书卷十九	列传第十一	(52)
周书卷二十	列传第十二	(57)
周书卷二十一	列传第十三	(59)
周书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四	(61)
周书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五	(64)
周书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六	(68)
周书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七	(69)
周书卷二十六	列传第十八	(72)
周书卷二十七	列传第十九	(73)
周书卷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	(78)
周书卷二十九	列传第二十一	(82)
周书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二	(86)
周书卷三十一	列传第二十三	(89)
周书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四	(92)
周书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五	(95)
周书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六	(98)
周书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七	(101)
周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二十八	(105)
周书卷三十七	列传第二十九	(110)

周书卷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	(113)
周书卷三十九	列传第三十一.....	(116)
周书卷四十	列传第三十二.....	(119)
周书卷四十一	列传第三十三.....	(123)
周书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四.....	(127)
周书卷四十三	列传第三十五.....	(131)
周书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六.....	(133)
周书卷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七.....	(136)
周书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八.....	(140)
周书卷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九.....	(142)
周书卷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	(145)
周书卷四十九	列传第四十一.....	(150)
周书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二.....	(154)

周书卷一

帝纪第一

文帝上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逖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

普回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是曰猋侯，为魏舅生之国。九世至侯豆归，为慕容晃所灭。其子陵仕燕，拜駙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将攻中山，陵从慕容宝御之。宝败，陵率甲骑五百归魏，拜都牧主，赐爵安定侯。天兴初，徙豪杰于代都，陵随例迁武川焉。陵生系，系生纥，并以武略称。纥生肱。

肱任侠有气干。正光末，沃野镇人破六汗拔陵作乱，远近多应之。其伪署王卫可孤徒党最盛。肱乃纠合乡里斩可孤，其众乃散。后避地中山，遂陷于鲜于修礼。修礼令肱还统其部众。后为定州军所破，殁于阵。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

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梦抱子升天，才不至而止。悟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虽不至天，贵亦极矣。”生而有黑气如盖，下覆其身。及长，身長八尺，方顙广额，美须髯，发长委地，垂手过膝，背有黑子，宛转若龙盘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业，轻财好施，以交结贤士大夫。

少随德皇帝在鲜于修礼军。及葛荣杀修礼，太祖时年十八，荣遂任以将帅。太祖知其无成，与诸兄谋欲逃避，计未行，会尔朱荣擒葛荣，定河北，太祖随例迁晋阳。荣以太祖兄弟雄杰，惧或异己，遂托以他罪，诛太祖第三兄洛生，复欲害太祖。太祖自理家冤，辞旨慷慨，荣感而免之，益加敬待。

孝昌二年，燕州乱，太祖始以统军从荣征之。先是，北海王颎奔梁，梁人立为魏主，令率兵入洛。魏孝庄帝出居河内以避之。荣遣贺拔岳讨颎，仍迎孝庄帝。太祖与岳有旧，乃以别将从岳。及孝庄帝反正，以功封宁都子，邑三百户，迁镇远将军、步兵校尉。

万俟丑奴作乱关右，孝庄帝遣尔朱天光及岳等讨之，太祖遂从岳入关，先锋破伪行台尉迟萨婆等。及平丑奴，定陇右，太祖功居多，迁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置阁将军，行原州事。时关陇寇乱，百姓凋残，太祖抚以恩信，民皆悦服。咸喜曰：“早值宇文使君，吾等岂从逆乱。”太祖尝从数骑于野，忽闻箫鼓之音，以问从人，皆云莫之闻也。

普泰二年，尔朱天光东拒齐神武，留弟显寿镇长安。秦州刺史侯莫陈悦为天光所召，将军众东下。岳知天光必败，欲留悦共图显寿，而计无所出。太祖谓岳曰：“今天光尚迹，悦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惊惧。然悦虽为主将，不能制物，若先说其众，必人有留心。进失尔朱之期，退恐人情变动，乘此说悦，事无不遂。”岳大喜，即令太祖入悦军说之，悦遂不行。乃相率袭长安，令太祖轻骑为前锋。太祖策显寿怯懦，闻诸军将至，必当东走，恐其远遁，乃倍道兼行。显寿果已东走，追至华山，擒之。

太昌元年，岳为关西大行台，以太祖为左丞，领岳府司马，加散骑常侍。事无巨细，皆委决焉。

齐神武既破尔朱，遂专朝政。太祖请往观之。既至并州，齐神武问岳军事，太祖口对雄辩，齐神武以为非常人，欲留之。太祖诡陈忠款，乃得反命，遂星言就道。齐神武果遣追之，至关，不及。太祖还谓岳曰：“高欢非人臣也。逆谋所以未发者，惮公兄弟耳。然凡欲立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势，总英雄，而能克成者也。侯莫陈悦本实庸材，遭逢际会，遂叨任委，既无忧国之心，亦不为高欢所忌。但为之备，图之不难。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胜兵之士三千余人，及灵州刺史曹泥，并恃其僻远，常怀异望。河西流民纆豆陵伊利等，户口富实，未奉朝风。今若移军近陇，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马，以实吾军。西辑氏羌，北抚沙漠，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举也。”岳大悦，复遣太祖诣阙请事，密陈其状。魏帝深纳之，加太祖武卫将军，还令报岳。

岳遂引军西次平凉，谋于其众曰：“夏州邻接寇贼，须加绥抚，安得良刺史以镇之？”众皆曰：“宇文左丞即其人也。”岳曰：“左丞吾之左右手也，如何可度。”沈吟累日，乃从众议。于是表太祖为使持节、武卫将军、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望风款附，而曹泥犹通使于齐神武。

魏永熙三年春正月，岳欲讨曹泥，遣都督赵贵至夏州与太祖计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远，未足为忧。侯莫陈悦怙众密迹，贪而无信，必将为患，愿早图之。”岳不听，遂与悦俱讨泥。二月，至于河曲，岳果为悦所害。其士众散还平凉，唯大都督赵贵率部曲收岳尸还营。于是三军未有所属，诸将以都督寇洛年最长，相与推

洛以总兵事。洛素无雄略，威令不行，乃谓诸将曰：“洛智能本阙，不宜统御。近者迫于群议，推相摄领，今请避位，更择贤材。”于是赵贲言于众曰：“元帅忠公尽节，暴于朝野，勋业未就，奄罹凶酷。岂唯国丧良宰，固亦众无所依。必欲纠合同盟，复仇雪耻，须择贤者，总统诸军。举非其人，则大事难集，虽欲立忠建议，其可得乎？窃观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谋冠时，远迩归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齐肃，赏罚严明，真足恃也。今若告丧，必来赴难，因而率之，则大事集矣。”诸将皆称善。乃命赫连达驰至夏州，告太祖曰：“侯莫陈悦不顾盟誓，弃恩背德，贼害忠良，群情愤惋，控告无所。公昔居管辖，恩信著闻，今无小无大，咸愿推奉。众之思公，引日成岁，愿勿稽留，以慰众望也。”太祖将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请曰：“闻悦今在水洛，去平凉不远。若已有贺拔公之众，则图之实难。愿且停留，以观其变。”太祖曰：“悦既害元帅，自应乘势直据平凉，而反越起，屯兵水洛，吾知其无能为也。且难得易失者时也，不俟终日者几也，今不早赴，将恐众心自离。”都督弼元进规欲应悦，密图太祖。事发，斩之。

太祖乃率帐下轻骑，驰赴平凉。时齐神武遣长史侯景招引岳众，太祖至安定，遇之，谓景曰：“贺拔公虽死，宇文泰尚存，卿何为也？”景失色，对曰：“我犹箭耳，随人所射，安能自裁。”景于此即还。太祖至平凉，哭岳甚恸。将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无所忧矣。”

于时，魏孝武帝将图齐神武，闻岳被害，遣武卫将军元毗宣旨慰劳，追岳军还洛阳。毗到平凉，会诸将已推太祖。侯莫陈悦亦被敕追还，悦既附齐神武，不肯应召。太祖谓诸将曰：“侯莫陈悦枉害忠良，复不应诏命，此国之大贼，岂可容之。”乃命诸军戒严，将以讨悦。

及元毗还，太祖表于魏帝曰：“臣前以故关西大都督臣岳，竭诚奉国，横罹非命，三军丧气，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衔冤茹戚，志雪仇耻。以臣昔同幕府，苦赐要结。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轻来赴军，当发之时，已有别表，既为众情所逼，权掌兵事。诏召岳军入京，此乃为国良策。但高欢之众，已至河东，侯莫陈悦犹在水洛。况此军士多是关西之人，皆恋乡邑，不愿东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关，悦蹑其后，次邀其前，首尾受敌，其势危矣。臣殒身王事，诚所甘心，恐败国殄人，所损更大。乞少停缓，更思后图，徐事诱导，渐就东引。”太祖志在讨悦，而未测朝旨，且兵众未集，假此为词。因与元毗及诸将刑牲盟誓，同奖王室。

初，贺拔岳营于河曲，有军吏独行，忽见一老翁，须眉皓素，谓之曰：“贺拔岳虽复据有此众，然终无所成。当有一宇文家从东北来，后必大盛。”言讫不见。此吏恒与所亲言之，至是方验。

魏帝诏太祖曰：“贺拔岳既殒，士众未有所归，卿可为大都督，即相统领。知欲渐就东下，良不可言。今亦征侯莫陈悦士马入京。若其不来，朕当亲自致讨。宜体此意，不过淹留。”太祖又表曰：“侯莫陈悦违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专戮罪重，不恭诏命，阻兵水洛，强梁秦陇。臣以大有既班，忍抑私憾，频闻悦及都督可朱浑元等归阙早晚，而悦并维繁使人，不听反报。观其指趣，势必异图。臣正为此，未敢自拔。兼顺众情，乞少停缓。”太祖乃与悦书责之曰：

顷者正光之末，天下沸腾，尘飞河朔，雾塞荆湘。故将军贺拔公攘袂勃起，志宁富县。授戈南指，拯皇灵于已坠；拥旆西迈，济百姓于沦胥。西顾无忧，医公是赖。勋茂赏隆，遂征关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谈也。

君实名微行薄，本无远量。故将军降迁高之志，笃负征之理，乃申启朝廷，荐君为陇右行台。朝议以君功名阙然，未之许也。遂频烦请调，至于再三。天子难违上将，便相听许。是亦遐迩共知，不复烦之翰墨。纵使木石为心，犹当知感；况在生灵，安能无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专权，主上虚心，寄隆晋郑。君复与故将军同受密旨，屡结盟约，期于毕力，共匡时难。而貌恭心狠，妒胜嫉贤，口血未乾，匕首已发。协党国贼，共危本朝，孤恩负誓，有靦面目。岂不上畏于天，下惭于地！

吾以弱才，猥当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将军国士之遇。闻问之日，魂守惊驰。便陈启天朝，暂来奔赴，众情所推，遂当戎重。比有敕旨，召吾还阙，亦有别诏，令君入朝。虽操行无闻，而年齿已宿。今日进退，唯君是视。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陇东迈，吾亦总勒师徒，北道还阙。共追廉、蔺之迹，同慕寇、贾之风。如其首鼠两端，不时奉诏，专戮违旨，国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见。幸图利害，无貽噬脐。

悦既惧太祖谋已，诈为诏书与秦州刺史万俟普拔，令与悦为党援。普拔疑之，封诏以呈太祖。太祖表之曰：“臣自奉诏总平凉之师，责重忧深，不遑启处。训兵秣马，唯思竭力。前以人恋本土，侯莫陈悦窥窬进退，量度且宜住此。今若召悦授以内官，臣列旆东辕，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悦堪为边衅，乞处以瓜、凉一藩。不然，则终致猜虞，于事无益。”

初，原州刺史史归为岳所亲任，河曲之变，反为悦守。悦遣其党王伯和、成次安将兵二千人助归镇原州。太祖遣都督侯莫陈崇率轻骑一千袭归，擒之，并获次安、伯和等，送于平凉。太祖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拔又遣其将叱干保洛领二千骑来从军。

三月，太祖进军至原州。众军悉集，谕以讨悦之意，士卒莫不怀愤。太祖乃表曰：“臣闻誓死酬恩，覆宗报主，人伦所急，赴蹈如归。自大都督臣岳死后，臣频奉诏还阙，秣马戒途，志不俟旦。直以督将已下，咸称贺

拔公视我如子，今仇耻未报，亦何面目以处世间，若得一雪冤酷，万死无恨。且悦外附强臣，内违朝旨。臣今上思逐恶之志，下遂节士之心，冀仗天威，为国除害。小违大顺，实在兹辰。克定之后，伏待斧钺。”

夏四月，引兵上陇，留兄子导为都督，镇原州。太祖军令严肃，秋毫无犯，百姓大悦。识者知其有成。军出木峡关，大雨雪，平地二尺。太祖知悦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悦果疑其左右有异志者，左右亦不安，众遂离贰。闻大军且至，退保略阳，留一万余人据守水洛。太祖至水洛，命围之，城降。太祖即率轻骑数百趣略阳，以临悦军。悦大惧，乃召其部将议之。皆曰“此锋不可当”。劝悦退保上邽以避之。时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悦军，乃间道遣使，请为内应。其夜，悦出军，军中自惊溃，将卒或相率来降。太祖纵兵奋击，大破之。虏获万余人，马八千匹。悦与其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太祖曰：“悦本与曹泥应接，不过走向灵州。”乃令原州都督导邀其前，都督贺拔颢等追其后。导至牵屯山追及悦，斩之。太祖入上邽，收悦府库，财物山积，皆以赏士卒，毫厘无所取。左右窃一银钵瓮以归，太祖知而罪之，即割割赐将士，众大悦。

时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其民所执，举州骚扰。宕昌羌梁竦定引吐谷浑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氐、羌连结，所在蜂起。南岐至于瓜、鄯，跨州据郡者，不可胜数。太祖乃令李弼镇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悉蚝镇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浑元还镇渭州，卫将军赵贵行秦州事。微幽、泾、东秦、岐四州粟以给军。

齐神武闻秦陇克捷，乃遣使于太祖，甘言厚礼，深相倚结。太祖拒而不纳。时齐神武已有异志，故魏帝深仗太祖。乃征二千骑镇东雍州，助为声援，仍令太祖稍引军而东。太祖乃遣大都督梁御率步骑五千镇河、渭合口，为图河东之计。太祖之讨悦也，悦遣使请援于齐神武，神武使其都督韩轨将兵一万据蒲坂，而雍州刺史贾显送船与轨，请轨兵入关。太祖因梁御之东，乃逼召显赴军。御遂入雍州。

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节劳军，进太祖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承制封拜，使持节如故。于是以寇洛为泾州刺史，李弼为秦州刺史，前略阳郡守张献为南岐州刺史。卢待伯拒代，遣轻骑袭擒之，待伯自杀。

时魏帝方图齐神武，又遣征兵。太祖乃令前秦州刺史骆超为大都督，率轻骑一千赴洛。进授太祖兼尚书仆射、关西大行台，余官封如故。太祖乃传檄方镇曰：

盖闻阴阳递用，盛衰相袭，苟当百六，无间三五。皇家创历，陶铸苍生，保安四海，仁育万物。运距孝昌，屯涉屡起，陇、冀骚动，燕、河狼顾。虽灵命重启，荡定有期，而乘衅之徒，因生羽翼。

贼臣高欢，器识庸下，出自舆皂，罕闻礼义，直以一介庸犬，效力戎行，觊冒恩私，遂阶荣宠。不能竭诚尽节，专挟奸回，乃劝尔朱荣行兹篡逆。及荣以专政伏诛，世隆以凶党外叛，欢苦相敦勉，令取京师。又劝吐万儿复为虓虎，暂立建明，以令天下，假借昔秦，欲窃威权。并归废斥，俱见酷害。于是称兵河北，假讨尔朱，亟通表奏，云取逆贼。既行废黜，遂将篡篡。以人望未改，恐鼎镬交及，乃求宗室，权允人心。天方与魏，必将有主，翊戴圣明，诚非欢力。而欢阻兵安忍，自以为功。广布腹心，跨州连郡，端揆禁闕，莫非亲党。皆行贪虐，窃竊生人。而旧将名臣，正人直士，横生疮痍，动挂网罗。故武卫将军伊琳，清贞刚毅，旅旅攸属；直阁将军鲜于康仁，忠亮骁杰，爪牙斯在；欢收而戮之，曾无闻奏。司空高乾，是其党与，每相影响，谋诡社稷。但以奸志未从，恐先洩漏，乃密白朝廷，使杀高乾，方哭对其弟，称天子横戮。孙腾、任祥，欢之心膂，并使入居枢近，伺国间隙，知欢逆谋将发，相继逃归，欢益加抚待，亦无陈白。

然欢入洛之始，本有好谋。令亲入蔡儒作牧河、济，厚相恩贍，以为东道主人。故关西大都督、清水公贺拔岳，勋德隆重，兴亡攸寄，欢好乱乐祸，深相忌毒，乃与侯莫陈悦阴谋陷害。幕府以受律专征，便即讨戮。欢知逆状已露，稍怀旅距，遂遣蔡儒拒代，令竄秦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马，辅世珍等径趣石济，高隆之、正娄昭等屯据壶关，韩轨之徒拥众蒲坂。于是上书天子，数论得失，譬毁乘舆，咸侮朝廷。藉此微庸，冀兹大宝。溪壑可盈，祸心不测。或言径赴荆楚，开疆于外；或言分诣伊洛，取彼谗人；或言欲来入关，与幕府决战。今圣明御运，天下清夷，百寮师师，四隅来暨。人尽忠良，谁为君侧？而欢威福自己，生是乱阶，缉构南箕，指鹿为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

幕府折冲宇宙，亲当受脤，锐师百万，殷轶千群，裹粮坐甲，唯敌是俟，义之所在，糜躯匪惜。况频有诏书，班告天下，称欢逆乱，征兵致伐。今便分命将帅，应机进讨。或趣其要害，或袭其窟宅，电绕蛇击，雾合星罗。而欢违负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扫荡，易同俯拾。欢若渡河，稍逼宗庙，则分命诸将，直取并州，幕府躬自东轡，电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发动，亦命群帅，百道俱前，轘裂贼臣，以谢天下。

其州镇郡县，率土人黎，或州乡冠冕，或勋庸世济，并宜舍逆归顺，立效军门。封赏之科，已有别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欤。

太祖谓诸将曰：“高欢虽智不足而诈有余，今声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马步万余，自泾州东引；王黑率甲士一万，先据华州。欢若西来，王黑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袭汾晋。吾便速驾，直赴京邑。使其进有内顾之忧，退有被蹙之势。一举大定，此为上策。”众咸称善。

秋七月，太祖帅众发自高平，前军至于弘农。而齐神武稍逼京邑，魏帝亲总六军，屯于河桥，令左卫元斌

之、领军斛斯椿镇武牢，遣使告太祖。太祖谓左右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晓兵者所忌，正须乘便击之。而主上以万乘之重，不能决战，方缘津据守。且长河万里，捍御为难，若一处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自蒲坂济，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贤将精骑一千赴洛阳。会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协，斌之遂弃椿还，给帝云：“高欢兵至。”

七月丁未，帝遂从洛阳率轻骑入关，太祖备仪卫率迎，谒见东阳驿。太祖免冠泣涕谢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舆迁幸。请拘司败，以正刑书。”帝曰：“公之忠节，曝于朝野。朕以不德，负乘致寇。今日相见，深用厚颜。贵在朕躬，无劳谢也。”乃奉帝都长安。披草莱，立朝廷，军国之政，咸取太祖决焉。仍加授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进封略阳郡公，别置二尚书，随机处分，解尚书仆射，余如故。太祖固让，诏敦谕，乃受。初，魏帝在洛阳，许以冯翊公主配太祖，未及结纳，而帝西迁。至是，诏太祖尚之，拜駙马都尉。

八月，齐神武袭陷潼关，侵华阴。太祖率诸军屯霸上以待之。齐神武留其将薛瑾守关而退。太祖乃进军讨瑾，虏其卒七千，还长安，进位丞相。

冬十月，齐神武推魏清河王曹子善见为主，徙都于鄆，是为东魏。

十一月，遣仪同李虎与李弼、赵贵等讨曹泥于灵州，虎引河灌之。明年，泥降，迁其豪帅于咸阳。

闰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与群公定策，尊立魏南阳王宝炬为嗣，是为文皇帝。

周书卷二

帝纪第二

文帝下

魏大统元年春正月己酉，进太祖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改封安定郡王。太祖固让王及录尚书事，魏帝许之，乃改封安定郡公。东魏遣其将司马如寇潼关，太祖军霸上，子如乃回军自蒲津寇华州，刺史王黑击走之。

三月，太祖以戎役屡兴，民吏劳弊，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参考变通，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条新制，奏魏帝行之。

二年春三月，东魏袭陷夏州，留其将张琼、许和守之。

夏五月，秦州刺史、建中王万俟普拔率所部叛入东魏。太祖勒轻骑追之，至河北千余里，不及而还。

三年春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度河。又遣其将慕容绍宗趣潼关，高敖曹围洛州。太祖出军广阳，召诸将曰：“贼今倚吾三面，又造桥于河，示欲必渡，是欲缀吾军，使慕容得西入耳。久与相持，其计得行，非良策也。且欢起兵以来，泰每为先驱，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出其不意，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而走矣。”诸将咸曰：“贼在近，舍而远袭，事若蹉跌，悔无及也。”太祖曰：“欢前再袭潼关，吾军不过霸上。今者大来，兵未出郊。贼顾谓吾但自守耳，无远斗意。又狃于得志，有轻我之心。乘此击之，何往不克。贼虽造桥，不能径渡。此五日中，吾取慕容必矣。公等勿疑。”庚戌，太祖率骑六千还长安，声言欲保陇右。辛亥，谒帝而潜出军。癸丑旦，至小关。慕容卒闻军至，惶惧，依山为阵，未及成列，太祖纵兵击破之，尽俘其众万余人。斩泰，传首长安。高敖曹适陷洛州，执刺史泉企，闻泰之败，焚輜重弃城走。齐神武亦撤桥而退。企子元礼寻复洛州，斩东魏刺史杜密。太祖还军长安。

六月，遣仪同于谨取杨氏壁。太祖请罢行台，帝复申前命，太祖受录尚书事，余固让，乃止。

秋七月，征兵会咸阳。

八月丁丑，太祖率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达奚武等十二将东伐。至潼关，太祖乃誓于师曰：“与尔有众，奉天威，诛暴乱。惟尔士，整尔甲兵，戒尔戎事，无贪财以轻敌，无暴民以作威。用命则有赏，不用命则有戮。尔众士其勉之。”遣于谨居军前，徇地至盘豆。东魏将高叔礼守柵不下，谨急攻之，乃降。获其戍卒一千，送叔礼于长安。戊子，至弘农。东魏将高干、陕州刺史李徽伯拒守。于时连雨，太祖乃命诸军冒雨攻之。庚寅，城溃，斩徽伯，虏其战士八千。高干走度河，令贺拔胜追擒之，并送长安。于是宜阳、邵郡皆来归附。先是河南豪杰多聚兵应东魏，至是各率所部来降。

齐神武惧，率众十万出壶口，趋蒲坂，将自后土济。又遣其将高敖曹以三万人出河南。是岁，关中饥。太祖既平弘农，因馆谷五十余日。时战士不满万人，闻齐神武将度，乃引军入关。齐神武遂度河，逼华州。刺史王黑严守。知不可攻，乃涉洛，军于许原西。太祖据渭南，徵诸州兵皆未会。乃召诸将谓之曰：“高欢越山度河，远来至此，天亡之时也。吾欲击之何如？”诸将咸以众寡不敌，请待欢更西，以观其势。太祖曰：“欢若得至咸阳，人情转骚扰。今及其新至，便可击之。”即造浮桥于渭，令军人资三日粮，轻骑度渭，輜重自渭南夹渭而西。

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齐神武军六十余里。齐神武闻太祖至，引军来会。癸巳旦，候骑告齐神武军且至。

太祖召诸将谋之。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遂进军至渭曲，背水东西为阵。李弼为右拒，赵贵为左拒。命将士皆偃戈于葭芦中，闻鼓声而起。申时，齐神武至，望太祖军少，竞驰而进，不为行列，总萃于左军。兵将交，太祖鸣鼓，士皆奋起。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队，大破之，斩六千余级，临阵降者二万余人。齐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复大克获。前后虏其卒七万。留其甲士二万，余悉纵归。收其辎重兵甲，献俘长安。还军渭南，于是所征诸州兵始至。乃于战所，准当时兵士，人种树一株，以旌武功。进太祖柱国大将军，增邑并前五千户，李弼等十二将亦进爵增邑。并其下将士，赏各有差。

遣左仆射、冯翊王元季海为行台，与开府独孤信率步骑二万向洛阳；洛州刺史李显趋荊州；贺拔胜、李弼渡河围蒲坂。牙门将高子信开门纳胜军，东魏将薛崇礼弃城走，胜等追获之。太祖进军蒲坂，略定汾、绛。于是许和杀张琼以夏州降。初，太祖自弘农入关后，东魏将高敖曹围弘农，闻其军败，退守洛阳。独孤信至新安，敖曹复走度河，信遂入洛阳。东魏颍川长史贺若统与密县人张俭执刺史田迅举城降。荊阳郑荣业、郑伟等攻梁州，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彦穆、檀琛攻荊阳，擒其郡守苏定，皆来附。自梁、陈已西，将吏降者相属。

于是东魏将尧雄、赵育、是云宝出颍川，欲复降地。太祖遣仪同宇文贵、梁迁等逆击，大破之。赵育来降。东魏复遣将任祥率河南兵与雄合，仪同怡峰与贵、迁等复击破之。又遣都督韦孝宽取豫州。是云宝杀其东扬州刺史邢椿，以州来附。

四年春三月，太祖率诸将入朝。礼毕，还华州。

七月，东魏遣其将侯景、库狄干、高敖曹、韩轨、可朱浑元、莫多娄贷文等围独孤信于洛阳。齐神武继其后。先是，魏帝将幸洛阳拜园陵，会信被围，诏太祖率军救信，魏帝亦东。

八月庚寅，太祖至谷城，莫多娄贷文、可朱浑元来逆，临阵斩贷文，元单骑遁免，悉虏其众送弘农。遂进军渡东。是夕，魏帝幸太祖营，于是景等夜解围去。及旦，太祖率轻骑追之，至于河上。景等北据河桥，南属邙山为阵，与诸军合战。太祖马中流矢，惊逸，遂失所之，因此军中扰乱。都督李穆下马授太祖，军以复振。于是大捷，斩高敖曹及其仪同李猛、西兖州刺史宋显等，虏其甲士一万五千，赴河死者以万数。

是日置阵既大，首尾悬远，从旦至未，战数十合，氛雾四塞，莫能相知。独孤信、李远居右，赵贵、怡峰居左，战并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弃其卒先归。开府李虎、念贤等为后军，遇信等退，即与俱还。由是乃班师，洛阳亦失守。大军至弘农，守将皆已弃城西走。所虏降卒在弘农者，因相与闭门拒守。进攻拔之，诛其魁首数百人。

大军之东伐也，关中留守兵少，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皆散在民间，乃谋为乱。及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乃与公卿辅魏太子出次渭北。关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于是沙苑所俘军人赵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据长安子城，伏德保咸阳，与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以拒还师。长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战。魏帝留止闾乡，遣太祖讨之。长安父老见太祖至，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复得见公！”士女咸相贺。华州刺史导率军袭咸阳，斩思庆，擒伏德，南度渭与太祖会攻青雀，破之。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长安，遂与青雀通谋，至是亦伏诛。关中于是乃定。魏帝还长安，太祖复屯华州。

冬十一月，东魏将侯景攻陷广州。

十二月，是云宝袭洛阳，东魏将王元轨弃城走。都督赵刚袭广州，拔之。自襄、广以西城镇复内属。

五年冬，大阅于华阴。

六年春，东魏将侯景出三鹤，将侵荊州，太祖遣开府李弼、独孤信各率骑五千出武关，景乃退还。

夏，茹茹度河至夏州，太祖召诸军屯沙苑以备之。

七年春三月，稽胡帅、夏州刺史刘平伏据上郡叛，遣开府于谨讨平之。

冬十一月，太祖奏行十二条制，恐百官不勉于职事，又下令申明之。

八年夏四月，大会诸军于马牧。

冬十月，齐神武侵汾、绛，围玉壁。太祖出军蒲坂，将击之。军至皂荚，齐神武退。太祖度汾追之，遂遁去。

十二月，魏帝狩于华阴，大猎将士。太祖率诸将朝于行在所。

九年春，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举州来附，太祖帅师迎之，令开府李远为前军。至洛阳，遣开府于谨攻柏谷坞，拔之。

三月，齐神武至河北。太祖还军潼关以引之。齐神武果度河，据邙山为阵，不进者数日。太祖留輜重于潼关，士皆衔枚，夜登邙山。未明，击之，齐神武单骑为贺拔胜所逐，仅而获免。太祖率右军若干惠等大破齐神武军，悉虏其步卒。赵贵等五将军居左，战不利。齐神武军复合，太祖又不利，夜乃引还。既入关，屯渭上。齐神武进至陕，开府达奚武等率军御之，乃退。太祖以邙山之战，诸将失律，上表请自贬。魏帝报曰：“公庸期作幸，义高匡合，仗钺专征，举无遗算。朕所以垂拱九载，实资元辅之力，俾九服宁谧，诚赖翊赞之功。今大

寇未殄，而以诸将失律，便欲自贬，深亏体国之诚。宜抑此谦光，恤予一人。”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

冬十月，大阅于栢阳，还屯华州。

十年夏五月，太祖入朝。

秋七月，魏帝以太祖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

冬十月，大阅于白水。

十一年春三月，今日：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诸侯内立百官者，非欲富贵其身而尊荣之，盖以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治，是以博访贤才，助己为治。若其知贤也，则以礼命之。其人闻命之日，则惨然曰：

“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劳，何舍己而为人。”又自勉曰：“天生俊士，所以利时。彼人主者，欲与我共治，安可苟辞。”于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则昼不甘食，夜不甘寝，思所以匡人主，下安百姓；不恤恤其私而忧其家，故妻子或有饥寒之弊而不顾也。于是人主赐之以俸禄，尊之以轩冕，而不以为惠也。贤臣受之，亦不以为德也。位不虚加，禄不妄赐。为人君者，诚能以此道授官，为人臣者，诚能以此情受位，则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尧、舜之为君，稷、契之为臣，用此道也。及后世衰微，此道遂废，乃以官职为私恩，爵禄为荣惠。人君之命官也，亲则授之，爱则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润屋者，则迂道而求之；损身而利物者，则巧言而辞之。于是至公之道没，而奸诈之萌生。天下不治，正为此矣。

今圣主中兴，思去浇伪。诸在朝之士，当念职事之艰难，负阙之招累，夙夜兢兢，如临深履薄。才堪者，则审己而当之；不堪者，则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虚受，则淳素之风，庶几可反。

冬十月，大阅于白水，遂西狩岐阳。

十二年春，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反。瓜州民张保害刺史成庆，以州应仲和。太祖遣开府独孤信讨之。东魏遣其将侯景侵襄州，太祖遣开府若干惠率轻骑击之。至穰，景遁去。

夏五月，独孤信平凉州，擒仲和，迁其民六千余家于长安。瓜州都督令狐延起义诛张保，瓜州平。

七月，太祖大会诸军于咸阳。

九月，齐神武围玉壁，大都督韦孝宽力战拒守，齐神武攻围六旬不能下，其士卒死者什二三。会齐神武有疾，烧营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茹茹寇高平，至于方城。是月，齐神武薨。其子澄嗣，是为文襄帝。与其河南大行台侯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请举河南六州来附。齐文襄遣其将韩轨、库狄干等围景于颍川。

三月，太祖遣开府李弼率军援之，轨等遁去。景请留收耕河南，遂徙镇豫州。于是遣开府王思政据颍川，弼引军还。

秋七月，侯景密图附梁。太祖知其谋，悉追还前后所配景将士。景惧，遂叛。

冬，太祖率魏帝西狩于岐阳。

十四年春，魏帝诏封太祖长子毓为宁都郡公，食邑三千户。初，太祖以平元颍、纳孝庄帝之功，封宁都县子，至是改县为郡，而以封毓，用彰勤王之始也。

夏五月，进授太祖太师。太祖奉魏太子巡抚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陇，刻石纪事。下安阳，至原州，历北长城，大狩。将东趣五原，至蒲川，闻魏帝不豫，遂还。既至，帝疾已愈，于是还华州。

是岁，东魏遣其将高岳、慕容绍宗、刘丰生等，率众十余万围王思政于颍川。

十五年春，太祖遣大将军赵贵帅军至穰，兼督东南诸州兵以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渭水以灌城，自颍川以北皆为陂泽，救兵不得至。

夏六月，颍川陷。初，侯景自豫州附梁，后遂度江，围建业。梁司州刺史柳仲礼以本朝有难，帅兵援之。梁竟陵郡守孙皓举郡来附，太祖使大都督符贵往镇之。及景克建业，仲礼还司州，率众来寇，皓以郡叛。太祖大怒。

冬十一月，遣开府杨忠率兵与行台仆射长孙俭讨之，攻克随郡。忠进围仲礼长史马岫于安陆。

是岁，盗杀齐文襄于郢。其弟洋讨贼，擒之，仍嗣其事，是为文宣帝。

十六年春正月，柳仲礼率众来援安陆，杨忠逆击于淝头，大破之，擒仲礼，悉虏其众。马岫以城降。

三月，魏帝封太祖第二子震为武邑公，邑二千户。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阳王察与其叔父荊州刺史、湘东王绎不睦，乃称藩来附，遣其世子岷为质。及杨忠擒仲礼，绎惧，复遣其子方平来朝。

夏五月，齐文宣废其主元善见而自立。

秋七月，太祖率诸军东伐，拜章公导为大将军，总督留守诸军事，屯泾北以镇关中。

九月丁巳，军出长安。时连雨，自秋及冬，诸军马驴多死。遂于弘农北造桥济河，自蒲坂还。于是河南自洛阳，河北自平阳以东，遂入于齐矣。

十七年春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冢宰总百揆。梁邵陵王萧纶侵安陆，大将军杨忠讨擒之。

冬十月，太祖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兴；大将军达奚武出散关，伐南郡。

魏废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兴，以其地置东梁州。

夏四月，达奚武围南郡，月余，梁州刺史、宜丰侯萧循以州降。武执循还长安。

秋八月，东梁州民叛，率众围州城，太祖复遣王雄讨之。

侯景之克建业也，还奉梁武帝为主。居数旬，梁武以愤患薨。景又立其子纲，寻而废纲自立。岁余，纲弟绎讨景，擒之，遣其舍人魏彦来告，仍嗣位于江陵，是为元帝。

二年春，魏帝诏太祖去丞相大行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

二月，东梁州平，迁其豪帅于雍州。

三月，太祖遣大将军、魏安公尉迟迥率众伐梁武陵王萧纪于蜀。

夏四月，太祖勒锐骑三万西逾陇，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浑震惧，遣使献其方物。

五月，萧纪潼州刺史杨乾运以州降，引迥军向成都。

秋七月，太祖自姑臧至于长安。

八月，克成都，剑南平。

冬十一月，尚书元烈谋作乱，事发，伏诛。

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为九命，第九品为一命。改流外品为九秩，亦以九为上。又改置州郡及县：改东雍为华州，北雍为宜州，南雍为蔡州，华州为同州，北华为郿州，东秦为陇州，南秦为成州，北秦为交州，东荆为淮州，南荆为昌州，东夏为延州，南夏为长州，东梁为金州，南梁为隆州，北梁为静州，阳都为汾州，南汾为助州，汾州为丹州，南函为宁州，南岐为凤州，南洛为上州，南广为涇州，南襄为湖州，西凉为甘州，西郢为鸿州，西益为利州，东巴为集州，北应为辅州，恒州为均州，沙洲为深州，宁州为麗州，义州为岩州，新州为温州，江州为沔州，西安为盐州，安州为始州，并州为随州，肆州为塘州，冀州为顺州，淮州为纯州，扬州为颍州，司州为宪州，南平为升州，南郢为归州，青州为眉州。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县二百三十。

自元烈诛，魏帝有怨言。魏淮安王育、广平王赞等垂泣谏之，帝不听。于是太祖与公卿定议，废帝，尊立齐王廓，是为恭帝。

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飨群臣。魏史柳虬执简书于朝曰：“废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岁，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即受兹重寄，居元辅之任，又纳女为皇后，遂不能训海有成，致令废黜，负文皇帝付属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谁？”太祖乃令太常卢辩作诰谕公卿曰：“呜呼！我群后暨众士，维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于予，训之诲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革变厥心，庸暨乎废，坠我文皇帝之志。呜呼！兹咎于其焉避。予实知之，矧尔众人之心哉。惟予之颜，岂惟今厚，将恐来世以予为口实。”乙亥，诏封太祖子邕为辅城公，宪为安城公，邑各二千户。

茹茹乙旃达官寇广武。五月，遣柱国赵贵追击之，斩首数千级，收其輜重而还。

秋七月，太祖西狩至于原州。

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又连结于齐，言辞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

冬十月壬戌，遣柱国于谨、中山公护、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步骑五万讨之。

十一月癸未，师济于汉。中山公护与杨忠率锐骑先屯其城下，据江津以备其逸。丙申，谨至江陵，列营围守。辛亥，进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立萧察为梁主，居江陵，为魏附庸。梁将王僧辩、陈霸先于丹阳立梁元帝第九子方智为主。

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

二年，梁广州刺史王琳寇边。冬十一月，遣大将军豆卢宁帅师讨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礼》，建六官。以太祖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初，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乃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寻亦置六卿官，然为撰次未成，众务犹归台阁。至是始毕，乃命行之。

夏四月，太祖北巡狩。

秋七月，度北河。王琳遣使来附，以琳为大将军、长沙郡公。魏帝封太祖子直为秦郡公，招为正平公，邑各一千户。

九月，太祖有疾，还至云阳，命中山公护受遗辅嗣子。

冬十月乙亥，崩于云阳宫，还长安发丧。时年五十二。甲申，葬于成陵，谥曰文公。孝闵帝受禅，追尊为

文王，庙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为文皇帝。

太祖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恩信被物，能驾驭英豪，一见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获囚俘，释而用之；河桥之役，率以击战，皆得其死力。诸将出征，授以方略，无不制胜。性好朴素，不尚虚饰，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

史臣曰：水历将终，群凶放命，或威权震主，或篡逆滔天。咸谓大宝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莫不窥觊九鼎，睥睨两宫，而诛夷继及，亡不旋踵。是知巨君篡盗，终成建武之资；仲颖凶残，实启当涂之业。天命有底，庸可滔乎？

太祖田无一成，众无一旅，驱驰戎马之际，踉足行伍之间。属与能之时，应启圣之运，鸿集义勇，纠合同盟，一举而殄仇雠，再驾而匡帝室。于是内调帷幄，外仗材雄，推至诚以待人，弘大顺以训物。高氏籍甲兵之众，恃戎马之强，屡入近畿，志图吞噬。及英谋电发，神旆风驰，弘农建城濮之勋，沙苑有昆阳之捷。取威定霸，以弱为强。绍元宗之衰绪，创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汉，西举巴蜀，北控沙漠，东据伊瀍。乃摈落魏晋，宪章古昔，修六官之废典，成一代之鸿规。德刑并用，勋贤兼叙，远安迩悦，俗阜民和。亿兆之望有归，揖让之期允集。功业若此，人臣以终。盛矣哉！非夫雄略冠时，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纬武经文者，孰能与于此乎。昔者，汉献蒙尘，曹公成夹辅之业；晋安播荡，宋武建匡合之勋。校德论功，绰有余裕。

至于渚宫制胜，阖城孳戮；茹茹归命，尽种诛夷；虽事出于权道，而用垂于德教。周祚之不久，或此之由乎？

周书卷三

帝纪第三

孝闵帝

孝闵皇帝讳觉，字陟罗尼，太祖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统八年，生于同州官舍。九岁，封略阳郡公。时有善相者史元华见帝，退谓所亲曰：“此公子有至贵之相，但恨其寿不足以称之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为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将军。十月乙亥，太祖崩。丙子，嗣位太师、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诏以岐阳之地封帝为周公。庚子，禅位于帝。诏曰：“予闻皇天之命不于常，惟归于德。故尧授舜，舜授禹，时其宜也。天厌我魏邦，垂变以告，惟尔罔弗知。予虽不明，敢弗畏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旧典，禅位于周，庸布告遐迩焉。”使大宗伯赵贵持节奉册书曰：“咨尔周公，帝王之位弗有常，有德者受命，时乃天道。予式时庸，荒求于唐虞之彝。曰我魏德之终旧矣，我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久佛于天道而不归有德欤。时用谏谋。金曰公昭考文公，格勋德于天地，丕济生民。洎公躬，又宣重光。故玄象征见于上，讴讼奔走于下，天之历数，用实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钦抵圣典，逊位于公。公其享兹大命，保有万国，可不慎欤。”魏帝临朝，遣民部中大夫、济北公元迪致皇帝玺绶。固辞，公卿百辟劝进，太史陈祥瑞，乃从之。是日，魏帝逊于大司马府。

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路门。追尊皇考文公为文王，皇妣为文后。大赦天下。封魏帝为宋公。是日，槐里献赤雀四。百官奏议云：“帝王之兴，罔弗更正朔，明受之于天，革民视听也。逮于尼父，稽诸阴阳，云行夏之时，后王所不易。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实当行录，正用夏时，式遵圣道。惟文王诞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谶，服色宜乌。”制曰可。以大司徒、赵郡公李弼为太师，大宗伯、南阳公赵贵为太傅、大冢宰，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为太保、大宗伯，柱国、中山公护为大司马。以大将军宁都公毓、高阳公达奚武、武阳公豆卢宁、小司寇阳平公李远、小司马博陵公贺兰祥、小宗伯魏安公尉迟迥等并柱国。

壬寅，祠圆丘。诏曰：“予本自神农，其于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献侯，启土辽海，肇有国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运，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庙为太祖。”癸卯，祠方丘。甲辰，祠太社。初除市门税。乙巳，祠太庙。丁未，会百官于乾安殿，班赏各有差。

戊申，诏曰：“上天有命，革魏于周，致予一人，受兹大号。予惟古先圣王，罔弗先于省视风俗，以求民瘼，然后克治。矧予眇眇，又当草昧，若弗尚于达四听、明四目之训者，其有闻知哉。有司宜分命方别之使，所在巡抚。五教何者不宜，时政有何不便；得无修身洁己，才堪佐世之人，而不为上所知；冤枉受罚，幽辱于下之徒，而不为上所理；孝义贞节，不为有司所申；鳏寡孤穷，不为有司所恤；暨黎庶衣食丰约，赋役繁省，灾厉所兴，水旱之处，并宜具闻。若有年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礼饩。”辛亥，祠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

乙卯，诏曰：“惟天地草昧，建邦以宁。今可大启诸国，为周藩屏。”于是封太师李弼为赵国公，太傅赵贵为楚国公，太保独孤信为卫国公，大司寇于谨为燕国公，大司空侯莫陈崇为梁国公，大司马、中山公护为晋国公，邑各万户。辛酉，祠太庙。癸亥，亲耕籍田。丙寅，于剑南陵并置陵州，武康郡置置州，遂宁郡置遂州。

二月癸酉，朝日于东郊。乙亥，改封永昌公广为天水郡公。戊寅，祠太社。

丁亥，楚国公赵贵谋反，伏诛。诏曰：

朕文考昔与群公泊列将众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自始至终，二十三载，迭相匡弼，上下无怨。是以群公等用升余于大位。朕虽不德，岂不识此。是以朕于群公，同姓者如弟兄，异姓者如甥舅。冀此一心，平定宇内，各令子孙，享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辑睦，致使楚公贵不悦于朕，与万俟几通、叱奴兴、王龙仁、长孙僧衍等阴相假署，图危社稷。事不克行，为开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兴言及此，心焉如瘵。但法者天下之法，朕既为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废之。《书》曰“善善及后世，恶恶止其身”。其贵、通、兴、龙仁罪止一家，僧衍止一房，余皆不问。惟尔文武，咸知时事。”太保独孤信有罪免。

甲午，以大司空、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太保，大司马、晋国公护为大冢宰，柱国、博陵公贺兰祥为大司马，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司寇，大将军、化政公宇文贵为柱国。己亥，秦州、泾州各献木连理。岁星守少微，经六十日。

三月庚子，会文武百官，班赐各有差。己酉，柱国、卫国公独孤信赐死。壬子，诏曰：“浙州去岁不登，厥民饥馑，朕用愍焉。其当州租输未毕者，悉宜免之。兼遣使巡检，有穷饿者，并加赈给。”癸亥，省六府士员，三分减一。

夏四月己巳，以少师、平原公侯莫陈顺为柱国。壬申，诏死罪以下，各降一等。壬午，谒成陵。乙酉，还宫。丁亥，祠太庙。

五月癸卯，岁星犯太微上将，太白犯轩辕。己酉，槐里献白燕。帝欲观渔于昆明池，博士姜须谏，乃止。

秋七月壬寅，帝听讼于右寝，多所哀宥。甲辰，月掩心后星。辛亥，祠太庙。荧惑犯东井北端第二星。

八月戊辰，祠太社。辛未，诏曰：“朕甫临大位，政教未孚，使民农多陷刑网。今秋律已应，将行大戮，言念群生，责在于朕。宜从肆眚，与其更新。其犯死者宜降从流，流以下各降一等。不在赦限者，不从此降。”甲午，诏曰：“帝王之治天下，罔弗博求众才，以义厥民。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军列九人。被举之人，于后不称厥任者，所举官司，皆治其罪。”

九月庚申，诏曰：“朕闻君临天下者，非由一人，时乃上下同心所致。今文武之官及诸军人不沾爵封者，宜各授两大阶。”改太守为郡守。

帝性刚果，见晋公护执政，深忌之。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护之专，乃与宫伯乙弗凤、贺拔提等潜谋，请帝诛护，帝然之。又引宫伯张光洛同谋。光洛密白护，护乃出植为梁州刺史，恒为潼州刺史。凤等遂不自安，更奏帝，将召群公入，因此诛护。光洛又白之。时小司马尉迟纲总统宿卫兵，护乃召纲共谋废立。令纲入殿中，诈呼凤等论事。既至，以次执送护弟，并诛之。纲仍罢散禁兵，帝方悟，无左右，独在内殿，令宫人持兵自守。护又遣大司马贺兰祥逼帝逊位。遂幽于旧邸，月余日，以弑崩，时年十六。植、恒等亦遇害。

及武帝诛护后，乃诏曰：“慎始敬终，有国彝典；事亡如存，哲王通制。义崇追远，礼贵尊亲。故略阳公至德纯粹，天姿秀杰。属魏祚告终，宝命将改，讴歌允集，历数攸归，上协苍灵之庆，下昭后祗之锡。而祸生肘腋，篡起萧墙，白兽噬豕，苍鹰集殿，幽辱神器，弑酷乘舆，冤结生民，毒流寓县，今河海澄清，氛沴消荡，追尊之礼，宜崇徽号。”遣太师、蜀国公迺于南郊上谥曰孝闵皇帝，陵曰静陵。

史臣曰：孝闵承既安之业，应乐推之运，柴天竺帝，正位君临，迹无异言，远无异望。虽黄初代德，太始受终，不之尚也。然政由宁氏，主怀芒刺之疑；祭则寡人，臣无复子之请。以之速祸，宜哉。

周书卷四

帝纪第四

明帝

世宗明皇帝讳毓，小名统万突，太祖长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太祖临夏州，生帝于统万城，因以名焉。大统十四年，封宁都郡公。十六年，行华州事。寻拜开府仪同三司、宣州诸军事、宣州刺史。魏恭帝三年，授大将军，镇陇右。孝闵帝践阼，进位柱国，转岐州诸军事、岐州刺史。治有美政，黎民怀之。及孝闵帝废，晋公护遣使迎帝于岐州。秋九月癸亥，至京师，止于旧邸。甲子，群臣上表劝进，备法驾奉迎。帝固让，群臣固请。是日，即天王位，大赦天下。乙丑，朝群臣于延寿殿。

冬十月癸酉，太师、赵国公李弼薨。己卯，以大将军、昌平公尉迟纲为柱国。乙酉，祠圆丘。丙戌，祠方丘。甲午，祠太社。柱国、阳平公李远赐死。是月，梁相陈霸先废其主萧方智而立，是为陈武帝。

十一月庚子，祠太庙。丁未，祠圆丘。丁巳，诏曰：“帝王之道，以宽仁为大，魏政诸有轻犯未至重罪、及诸村民一家有犯乃及数家而被远配者，并宜放还。”

十二月庚午，谒成陵。癸酉，还宫。庚辰，以大将军、辅城公邕为柱国。戊子，赦长安见囚。甲午，诏曰：“善人之后，犹累世获宥，况魏氏以德让代终，岂容不加隐恤。元氏子女自坐赵贵等事以来，所有没入为官口

者，悉宜放免。”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家宰、晋公护为太师。辛亥，亲耕籍田。癸丑，立王后独孤氏。丁巳，雍州置十二郡。又于河东置蒲州，河北置虞州，弘农置陕州，正平置绛州，宜阳置熊州，邵郡置邵州。

二月癸未，诏曰：“王者之宰民也，莫不同四海，一远近，为父母而子之。一物失所，若纳于隍。贼之境土，本同大化，往因时难，致阻东西。遂使疆场之间，互相抄掠。兴言及此，良可哀伤。自元年以来，有被掠入贼者，悉可放免。”自冬不雨，至于是月方大雪。

三月甲午，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举州来附，遣柱国、高阳公达奚武与大将军杨忠率众迎之。改雍州刺史为雍州牧，京兆郡守为京兆尹。以广业、修城二郡置康州，葭卢郡置文州。戊申，长安献白雀。庚申，诏曰：“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

夏四月己巳，以太师、晋公护为雍州牧。庚午，夷惑入轩辕。辛未，降死罪一等，五岁刑已下皆原之。甲戌，王后独孤氏崩。甲申，葬敬后。

五月乙未，以大司空、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大宗伯。

六月癸亥，噉咤遣使献方物。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恤鳏寡孤独各有差。分长安为万年县，并治京城。辛未，幸昆明池。壬申，长安献白鸟。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风俗，掩骼埋胔。

秋七月甲午，遣柱国、宁蜀公尉迟迥率众于河南筑安乐城。丙申，顺阳献三足乌。

八月甲子，群臣上表称庆。诏曰：“夫天不爱宝，地称表瑞，莫不威凤巢阁，图龙跃沼，岂直日月珠连，风雨玉烛。是以《钩命决》曰‘王者至孝则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蒸蒸，来兹异趾；周文翼翼，翔此灵禽。文考至德下覃，遗仁爱被，远符千载，降斯三足。将使三方归本，九州翕定。惟此大体，景福在量。予安敢让宗庙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晋进二级。”

九月辛卯，以大将军杨忠、大将军王雄并为柱国。甲辰，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以绍魏后。丁未，幸同州。过故宅，赋诗曰：“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

冬十月辛酉，还宫。乙丑，遣柱国尉迟迥镇陇右。长安献白兔。

十二月辛酉，突厥遣使献方物。癸亥，太庙成。辛巳，以功臣琅邪贞献公贺拔胜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庙庭。壬午，大赦天下。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师、晋公护上表归政，帝始亲览万机。军旅之事，护犹总焉。初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丙辰，封大将军、章武孝公世子亮为永昌公，翼为西阳公。

三月癸巳，陈六军，帝亲擐甲胄，迎太白于东方。秦郡公直镇蒲州。吐谷浑寇边，庚戌，遣大司马、博陵公贺兰祥率众讨之。

四月戊午，武当郡献赤鸟。甲戌，云。秦州献白马朱鬣。

五月戊子，诏曰：“皇王之迹不一，因革之道已殊，莫不播八政以成物，兆三元而为纪。是以容成创定于轩辕，义和钦若于唐世，《鸿范》九畴，大弘五法。《易》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故历之为义大矣。但微愆成象，象极则差；分积命时，时积斯舛。开辟至于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暑度推移，余分盈缩，南正无闻，畴人靡记。暑往寒来，理乖敝序，敬授民时，何其积谬。昔汉世巴郡洛下閼善治历，云后八百岁，当有圣人定之。自火行至今，木德应其运矣，朕何让焉。可命有司，傍稽六历，仰观七曜，博推古今，造我周历，量定以闻。”己亥，听讼于正武殿。辛亥，以大宗伯、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大司徒，大司空、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宗伯，武阳公豆卢宁为大司空，柱国、辅城公邕为大司空。乙卯，诏曰：“比屡有纠发官司敕前事。此虽意在疾恶，但先王制辟罪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问，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为推究。惟库厩仓廩与海内所共，汉帝有云‘朕为天下守财耳’。若有侵盗公家财畜钱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远，一不须问。自周有天下以来，虽经赦宥，而事迹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穷。得实之日，但免其罪，征备如法。”贺兰祥攻拔洮阳、洪和二城，吐谷浑遁走。

闰月庚申，高昌遣使献方物。

六月戊子，大雨霖。诏曰：“昔唐咨四岳，殷告六害，睹灾兴惧，咸寅时雍。朕抚运应图，作民父母，弗敢怠荒，以求民瘼。而霖雨作沴，害麦伤苗，隳屋漂垣，泊于昏垫。谅朕不德，苍生何咎。刑政所失，罔识厥由。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今宜各上封事，说言极谏，罔有所讳。朕将览察，以答天谴。其遭水者，有司可时巡检，条列以闻。”庚子，诏曰：“颍川从我，是曰元勋；无忘父城，实起王业。文考属天地草昧，造化权舆，拯彼横流，匡兹颓运。赖英贤尽力，文武同心，翼赞大功，克隆帝业。而被坚执锐，栉风沐雨，永言畴昔，良用抚然。至若功成名遂，建国剖符，予惟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无归者，朕甚伤之。凡是从先王向夏州，发夏州以来，见在及薨亡者，并量赐钱帛，称朕意焉。”是月，陈武帝薨，兄子蒨立，是谓文帝。

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为帝，大赦改元。壬子，以大将军、安城公亮为益州总管。癸丑，

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

九月乙卯，以大将军、天水公广为梁州总管。辛未，进封辅城公邕为鲁国公，安城公宪为齐国公，秦郡公直为卫国公，正平公招为赵国公。封皇弟俭为谯国公，纯为陈国公，盛为越国公，达为代国公，通为冀国公，邈为滕国公。进封天水公广为蔡国公，高阳公达奚武为郑国公，武阳公豆卢宁为楚国公，博陵公贺兰祥为凉国公，宁蜀公尉迟迥为蜀国公，化政公宇文贵为许国公，陈留公杨忠为随国公，昌平公尉迟纲为吴国公，武威公王雄为庸国公。邑各万户。

冬十月甲午，以柱国、吴国公尉迟纲为泾州总管。是月，齐文宣帝薨，子殷嗣立。以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秦州总管。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会群臣于紫极殿，始用百戏焉。

三月辛酉，重阳罔成，会群公列将卿大夫及突厥使者于芳林园，赐钱帛各有差。

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渐。诏曰：

人生天地之间，禀五常之气，天地有穷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长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处必然之理，修短之间，何足多恨。朕虽不德，性好典坟，披览圣贤余论，未尝不以此自晓。今乃命也，夫复何言。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军中大小督将、军人等，并立勋效，积有年载，辅翼太祖，成我周家。今朕继承大业，处万乘之上，此乃上不负太祖，下不负朕躬，朕得启手启足，从先帝于地下，实无恨于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谓四年矣，不能使政化循理，黎庶丰足，九州未一，二方犹梗，顾此怀恨，目用不瞑。唯冀仁兄蒙幸，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协和为心，勉力相劝，勿忘太祖遗志，提挈后人，朕虽没九泉，形体不朽。

今大位虚旷，社稷无主。朕儿幼稚，未堪当国。鲁国公邕，朕之介弟，宽仁大度，海内共闻，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贵有始终，公等事太祖，辅朕躬，可谓有始矣，若克念世道艰难，辅邕以主天下者，可谓有终矣。哀死事生，人臣大节，公等思念此言，令万代称叹。

朕禀生俭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寝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无雕刻。身终之日，岂容违弃此好。丧事所须，务从俭约，敛以时服，勿使有金玉之饰。若以礼不可阙，皆令用瓦。小敛讫，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权辟衰麻，且以素服从事。葬日，选择不毛之地，因地势为坟，勿封勿树。且厚葬伤生，圣人所诫，朕既服膺圣人之教，安敢违之。凡百官司，勿异朕此意。四方州镇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讫，悉权辟凶服，还以素服从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辄奔赴阙庭。礼有通塞随时之义，葬讫，内外悉除服从吉。三年之内，勿禁婚娶，饮食一令如平常也。

时事殷繁，病困心乱，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尽，准此以类为断。死而近思，古人有之。朕今忍死，书此怀抱。

其诏即帝口授也。辛丑，崩于延寿殿，时年二十七，谥曰明皇帝，庙称世宗。五月辛未，葬于昭陵。

帝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招采众书，自义、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

史臣曰：世宗宽仁远度，睿哲博闻。处代邸之尊，实文昭之长。豹姿已变，龙德独潜，而百辟倾心，万方注意。及乎迎宣黜贺，入纂大宗，而礼貌功臣，敦睦九族，率由恭俭，崇尚文儒，暨暨焉其有君人之德者矣。始则权臣专制，政出私门；终乃鸩毒潜加，享年不永。惜哉！

周书卷五

帝纪第五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讳邕，字祢罗突，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大统九年，生于同州，有神光照室。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太祖异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儿也。”年十二，封辅城郡公。孝闵帝践阼，拜大将军，出镇同州。世宗即位，迁柱国，授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入为大司空、治御正，进封鲁国公，领宗师。甚为世宗所亲爱，朝廷大事，多共参议。性沉深有远识，非因顾问，终不辄言。世宗每叹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武成二年夏四月，世宗崩，遣诏传帝位于高祖。高祖固让，百官劝进，乃从之。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冬十二月，改作露门、应门。

是岁，齐常山王高演废其主殷而自立，是为孝昭帝。

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诏曰：“寒暑亟周，奄及徂岁，改元命始，国之典章。朕祗承宝图，宜遵故实。可改

武成三年为保定元年。嘉号既新，惠泽宣布，文武百官，各增四级。”以大家宰、晋国公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庚戌，祠圆丘。壬子，祠方丘。甲寅，祠感生帝于南郊。乙卯，祠太社。辛酉，突厥遣使献其方物。戊辰，诏曰：“履端开物，实资元后；代终成务，谅惟宰栋。故周文公以上圣之智，翼彼姬周，爰作六典，用光七百。自兹厥后，代失其绪，俾巍巍之化，历千祀而莫传；郁郁之风，终百王而永坠。我太祖文皇帝禀纯和之气，挺天纵之英，德配乾元，功侔造化，故能舍末世之弊风，蹈隆周之睿典，诞述百官，厥用允集。所谓乾坤改而重构，岂帝王洪范而已哉。朕入嗣大宝，思扬休烈。今可班斯礼于太祖庙庭。”己巳，祠太庙，班太祖所述六官焉。癸酉，吐谷浑、高昌并遣使献方物。甲戌，诏先经兵戎官年六十已上，及民七十已上，节级板授官。乙亥，亲耕籍田。丙子，大射于正武殿，赐百官各有差。

二月己卯，遣大使巡察天下。于洮阳置洮州。甲午，朝日于东郊。乙未，突厥、宕昌并遣使献方物。丙午，省举犖，去百戏。弘农上言九尾狐见。

三月丙寅，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庚寅，以少傅、吴公尉迟迥为大司空。丁酉，白兰遣使献犀甲、铁铠。

五月丙午，封孝闵皇帝子康为纪国公，皇子潒为鲁国公。晋公护获玉斗以献。戊辰，突厥、龟兹并遣使献方物。

六月乙酉，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于陈。

秋七月戊申，诏曰：“亢旱历时，嘉苗惨悴。岂狱犴失理，刑罚乖衷欤？其所在见囚：死以下，一岁刑以上，各降本罪一等；百鞭以下，悉原免之。”更铸钱，文曰“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己酉，追封皇伯父颍为邵国公，以晋公子江陵公会为后；次伯父连为杞国公，以章武孝公子永昌公亮为后；第三伯父洛生莒国公，以晋公子崇业公至为后；又追封武邑公震为宋国公，以世宗子实为后；并袭封。己巳，荧惑入舆鬼，犯积尸。

九月甲辰，南宁州遣使献滇马及蜀铠。乙巳，客星见于翼。

冬十月甲戌，日有蚀之。戊寅，荧惑犯太微上将，台焉。

十一月乙巳，以大将军、卫国公直为雍州牧。陈遣使来聘。进封柱国、广武公襄炽为邓国公。丁巳，狩于岐阳。是月，齐孝昭帝薨，弟长广王湛代立，是为武成帝。

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阳。

是岁，追封皇族祖仲为虞国公。

二年春正月壬寅，初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丁未，以陈主弟项为柱国，送还江南。

闰月己丑，诏柱国以下，帅都督以上，母妻授太夫人，夫人、郡君、县君各有差。癸巳，太白入昴。己亥，柱国、大司马、凉国公贺兰祥薨。洛州民周共妖言惑众，假署将相，事发伏诛。

二月壬寅，荧惑犯太微上相。癸丑，以久不雨，降有罪人，京城三十里内禁酒。梁主萧察薨。以大将军、蔡国公广为秦州总管。

三月壬午，荧惑犯左执法。

夏四月甲辰，禁屠宰，旱故也。丁巳，南阳献三足乌。湖州上言见二白鹿从三角兽而行。己未，于伏流城置和州。癸亥，诏曰：“比以寇难犹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虽锡以茅土，而未给租赋。诸柱国等勋德隆重，宜有优崇，各准别制，邑户听寄食他县。”

五月庚午，以山南众瑞并集，大赦天下，百官及军人，普泛二级。南阳宛县三足乌所集，免今年役及租赋之半。壬辰，以柱国随国公杨忠为大司空，吴国公尉迟迥为陕州总管。

六月己亥，以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司马，邵国会为蒲州总管。分山南荆州、安州、襄州、江陵为四州总管。

秋七月己巳，封开府贺拔纬为霍国公。乙亥，太白犯舆鬼。

九月戊辰朔，日有蚀之。陈遣使来聘。

冬十月戊戌，诏曰：“树之元首，君临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岂唯尊贵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尧殂葛之衣，粗粝之食，尚临汾阳而永叹，登姑射而兴想。况无圣人之德而嗜欲过之，何以克厌众心，处于尊位，朕甚恶焉。今巨寇未平，军戎费广，百姓空虚，与谁为足。凡是供朕衣服饮食，四时所须，爰及宫内调度，朕今手自减削。纵不得顿行古人之道，岂曰全无庶几。凡尔百司，安得不思省约，勸朕不逮者哉。”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公卿列将皆会。戊午，讲武于少陵原。分南宁州置恭州。

十一月丁卯，以大将军卫国公直、大将军赵国公招并为柱国。又以招为益州总管。壬午，荧惑犯岁星于危南。

十二月，益州献赤乌。

三年春正月辛未，改光迁国为迁州。乙酉，太保、梁国公侯莫陈崇赐死。壬辰，于乞银城置银州。

二月庚子，初颁新律。辛丑，诏魏大统九年以前，都督以上身亡而子孙未齿叙者，节级授官。渭州献三足乌。辛酉，诏曰：“二仪创辟，玄象著明；三才已备，历数昭列。故《书》称钦若敬授，《易》序治历明时。此先代一定之典，百王不易之务。伏惟太祖文皇帝，敬顺昊天，忧劳庶政，历序六家，以阴阳为首。泊于小子，弗克遵行，惟斯不安，夕惕若厉。自顷朝廷权舆，事多仓卒，乖和爽序，违失先志。致风雨僭时，疾厉屡起，嘉生不遂，万物不长，朕甚伤之。自今举大事、行大政，非军机急速，皆宜依月令，以顺天心。”

三月乙丑朔，日有蚀之。丙子，宕昌遣使献生猛兽二，诏放之南山。乙酉，益州献三足乌。

夏四月乙未，以柱国、郑国公达奚武为太保，大将军韩果为柱国。己亥，帝御正武殿录囚徒。癸卯，大雩。癸丑，有牛足生于背。戊午，幸太学，以太傅、燕国公子谨为三老而问道焉。初禁天下报仇，犯者以杀人论。壬戌，诏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极言得失。

五月甲子朔，避正寝不受朝，旱故也。甲戌，雨。

秋七月戊辰，行幸原州。庚午，陈遣使来聘。丁丑，幸津门，问百年，赐以钱帛，又赐高年板职各有差，降死罪一等。

八月丁未，改作露寝。

九月甲子，自原州登陇山。荧惑犯太微上将。丙戌，幸同州。戊子，诏柱国杨忠率骑一万与突厥伐齐。己丑，蒲州献嘉禾，异亩同颖。初令世袭州郡县者改为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县封男。

冬十月壬辰，荧惑犯左执法。乙巳，以开府、杞国公亮为梁州总管。庚戌，陈遣使来聘。

十有二月辛卯，至自同州。遣太保、郑国公达奚武率骑三万出平阳以应杨忠。是月，有人生子男，而阴在背后如尾，两足指如兽爪。有大生子，腰以后分为二身，两尾六足。

四年春正月庚申，杨忠破齐长城，至晋阳而还。

二月庚寅朔，日有蚀之。甲午，荧惑犯房右驂。

三月己未，荧惑又犯房右驂。庚辰，初令百官执笏。

夏四月癸卯，以柱国、邓公宴炽为大宗伯。

五月壬戌，封世宗长子贤为毕国公。丁卯，突厥遣使献方物。癸酉，以大将军、安武公李穆为柱国。丁亥，改礼部为司宗，大司礼为礼部，大司乐为乐部。

六月庚寅，改御伯为纳言。

秋七月戊午，粟特遣使献方物。戊寅，焉耆遣使献名马。

八月丁亥朔，日有蚀之。诏柱国杨忠率师与突厥东伐，至北河而还。戊子，以柱国齐公宪为雍州牧，许国公宇文贵为大司徒。

九月丁巳，以柱国、卫国公直为大司空，封开府李晒为唐国公，若干凤为徐国公。陈遣使来聘。是月，以皇世母阎氏自齐至，大赦天下。

闰月己亥，以大将军韦孝宽、大将军长孙俭并为柱国。

冬十月癸亥，以大将军陆通、大将军宇文盛、蔡国公广并为柱国。甲子，诏大将军、大冢宰、晋国公护率军伐齐，帝于太庙庭授以斧钺。于是护总大军出潼关，大将军权景宣率山南诸军出豫州，少师杨撝出积关。丁卯，幸沙苑劳师。癸酉，还宫。

十一月甲午，柱国、蜀国公尉迟迥率师围洛阳，柱国、齐国公宪薨于邙山，晋公护次于陕州。

十二月，权景宣攻齐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州降。壬戌，齐师渡河，晨至洛阳，诸军惊散。尉迟迥率麾下数十骑扞敌，得却，至夜引还。柱国、庸国公王雄雉力战，死之。遂班师。杨撝于积关战没。权景宣亦弃豫州而还。

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废朝，以庸国公王雄雉死王事故也。辛卯，白虹贯日。庚子，令荆州、安州、江陵等总管并隶襄州总管府，以柱国、大司空、卫国公直为襄州总管。甲辰，太白、荧惑、岁星合于娄。乙巳，吐谷浑遣使献方物。以庸国公王雄雉世子开府谦为柱国。

二月辛酉，诏陈国公纯、柱国许国公宇文贵、神武公宴毅、南安公阳荐等，如突厥逆女。甲子，郢州获绿毛龟。丙寅，以柱国安武公李穆为大司空，绥德公陆通为大司空。壬申，行幸岐州。

三月戊子，柱国、楚国公豆卢宁薨。

夏四月，齐武成禅位于其太子纬，自称太上皇帝。

五月丙戌，以皇族父兴为大将军，袭虞国公封。己亥，诏左右武伯各置中大夫一人。

六月庚申，彗星出三台，入文昌，犯上将，后经紫宫西垣入危，渐长一丈余，指室、壁。后百余日，稍短，长二尺五寸，在虚、危灭。辛未，诏曰：“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为庶人。”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蚀之。庚寅，行幸秦州。降死罪以下。辛丑，遣大使巡察天下。

八月丙子，至自秦州。

九月乙巳，益州献三足乌。

冬十月辛亥，改函谷关城为通洛防。

十一月庚辰，岐州上言一角兽见。甲午，吐谷浑遣使献方物。丁未，陈遣使来聘。

天和元年春正月己卯，日有蚀之。辛巳，露寝成，幸之。令群臣赋古诗，京邑耆老并预会焉，颁赐各有差。癸未，大赦改元，百官普加四级。己亥，亲耕籍田。丁未，于宕昌置宕州。以柱国、昌宁公长孙俭为陕州总管。遣小戟师杜果使于陈。

二月戊申，以开府、中山公训为蒲州总管。戊辰，诏三公已下各举所知。庚午，日斗，光遂微，日里乌见。

三月丙午，祠南郊。

夏四月己酉，益州献三足乌。辛亥，雩。甲子，日有交暈，白虹贯之。是月，陈文帝薨，子伯宗嗣立。

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群臣亲讲《礼记》。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户内附，以其地为扶州。甲午，诏曰：“道德交丧，礼义阙兴。褒贬始于一言，美三千于为敬。是以在上不骄，处满不溢，富贵所以长守，邦国于焉义安。故能承天静地，和民敬鬼，明并日月，道错四时。朕虽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礼云不乐。裴弘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扬解之文。自世道丧乱，礼仪素毁，此典茫然，已坠于地。昔周王受命，请闻颺頊。庙有戒盈之器，室为复礼之铭。矧伊末学，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乐。庶知君之难，为臣不易。贻之后昆，殷鉴斯在。”

六月丙午，以大将军、袍罕公辛威为柱国。

秋七月戊寅，筑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壬午，诏：“诸胄子入学，但束修于师，不劳释奠。释奠者，学成之祭，自今即为恒式。”

八月己未，诏：“诸有三年之丧，或负土成坟，或寝苫骨立，一志一行，可称扬者，仰本部官司，随事言上。当加吊勉，以厉薄俗。”

九月乙亥，信州蛮冉令贤、向五子王反，诏开府陆腾讨平之。

冬十月乙卯，太白昼见，经天。甲子，初造《山云舞》，以备六代之乐。

十一月丙戌，行幸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庚申，还宫。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蚀之。己亥，亲耕籍田。

三月癸酉，改武游园为道会苑。丁亥，初立郊丘坛遗址制度。

夏四月乙巳，省东南诸州：以颍州、归州、涇州、均州入唐州，油州入纯州，鸿州入淮州，洞州入湖州，睢州入襄州，宪州入昌州。以大将军、陈国公纯为柱国。

五月壬申，突厥、吐谷浑、安息并遣使献方物。丁丑，进封柱国、安武公李穆为申国公。己丑，岁星与荧惑合于井。

六月辛亥，尊所生叱奴氏为皇太后。甲子，月入毕。

闰月庚午，地震。戊寅，陈湘州刺史华皎率众来附，遣襄州总管卫国公直率柱国绥德公陆通、大将军田弘、权景宣、元定等，将兵援之，因而南伐。壬辰，以大将军、谯国公俭为柱国。丁酉，岁星、太白合于柳。戊戌，襄州上言庆云见。

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凤凰集于枫树，群鸟列侍以万数。甲辰，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庚戌，太白犯轩辕。壬子，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雍州牧。

九月，卫国公直等与陈将淳于贇、吴明彻战于沌口，王师失利。元定以步骑数千先度，遂没江南。

冬十月辛卯，日出入时，有黑气一，大如杯，在日中。甲午，又加一焉。经六日乃灭。

十一月戊戌朔，日有蚀之。癸丑，太保、许国公宇文贵薨。

三年春正月辛丑，祠南郊。

二月丁卯，幸武功。丁亥，还宫。

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甲辰，大赦天下，亡官失爵，并听复旧。丁未，大会百寮及四方宾客于路寝，赐衣马钱帛各有差。甲寅，以柱国陈国公纯为秦州总管，蔡国公广为陕州总管。戊午，太傅、柱国、燕国公于谨薨。己未，太白犯井北轸第一星。

夏四月辛，以太保、郑国公达奚武为太傅，大司马、蜀国公尉迟迥为太保，柱国、齐国公宪为大司马。太白入鬼鬼，犯积尸。

五月庚戌，祠太庙。庚申，行幸醴泉宫。

六月甲戌，有星孛于东井，北行一月，至鬼鬼，乃灭。

秋七月壬寅，柱国、随国公杨忠薨。戊午，至自醴泉宫。己未，客星见房，浙东行入天市，犯营室，至奎，四十余日乃灭。

八月乙丑，韩国公元罗薨。齐请和亲，遣使来聘，诏军司马陆退、兵部尹公正报聘焉。癸酉，帝御大德殿，